



建党百年·征稿



首佩党徽

早春时节的一天清晨,风和日丽。我从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手中接过一枚亮闪闪的中国共产党党徽,郑重地佩戴在胸前。这是我入党40多年来首次佩戴党徽,心情很不平静。

1975年3月5日,是毛泽东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号召的又一个纪念日。是日,地处新疆伊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师政治部文艺演出队、电影放映队联合党支部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。从此,我成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我在向党支部全体

党员表态时一字一句地说:“我要以雷锋同志为榜样……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!”

那时,党员没有预备期,上级党委批准后,党龄便从党支部通过之日算起。我有了党员身份,被记录在档案里,但既没有党证,也没有党徽,组织上告诉我:“党员应该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。”

服役期满,我被分配到上海石化总厂筹建指挥部商业组。先后在石化地区烟糖果品公司、饮食公司、副食品公司、商业服务公司、地区党委宣传部、地区党委办公室和金山区委宣传部任职。其间,从未佩戴过党徽。想不到退休10多年了,居然戴上了崭新亮丽的党徽,激动自豪之情油然而生。

“上车喽!”有人一声呼唤,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现实。数天前,居民区党总支通知我:“本次组织生活,前往宝山烈士陵园祭扫为了解放上海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先烈。”

数十位佩戴着党徽的老人整齐地列队在宝山烈士陵园的祭扫广场上。庄重的祭扫仪式开始了,扩音器里响起了激越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我的眼前浮现出解放上海的先烈们前赴后继、勇往直前的一幅幅激动人心的画面。在向先烈三鞠躬

时,我的目光与胸前的党徽相遇,一个念头顿生:决不可忘了先烈们的遗志,作为当过“解放军”的共产党员,可以退休但不可褪志,务必铭记和遵循“为了全人类的解放,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”的誓言。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代表全体党员向先烈们敬献花篮,雄壮的《国际歌》响起,我和现场的老党员们一起从心底里发出了“英特耐雄耐尔一定要实现”铿锵有力的声音。

凝视了一会儿这枚首次佩戴的党徽,我走进了旁边的上海解放纪念馆,细细地巡看所有的图片、实物、雕塑、说明词,聆听扩音器传送出来的背景解说,心情感到格外的凝重。解放军战士冒着炮火奋勇前进,解放军战士扶枪露宿街头……“大上海解放了,解放军约法八章”《上海人民》“号外”上的头版头条标题和1949年5月28日《解放日报》中间位置的标题“大上海全部解放”,显得分外的亮眼……

“上海解放”前不久出生的我,第一次直观、细致、真切、全面地面对“解放上海”的史实,可谓百感交集。思前想后化成一句话:先烈的鲜血不能白流,胸前的党徽不能白戴,“为了全人类的解放,生命不息,战斗不止”应该成为我永远的座右铭!(龙馥 陈家寿)



微信扫码
查看征稿详情



■颂歌一曲献给党

万庭良 画

六字保健法

丈母娘给我打电话,她称赞道:“你别不相信,专家教我的‘六字保健法’还真灵!”

我问:“哪六个字?”

她说:“就是‘管住腿,迈开嘴’呀!我现在很少出去串门,啥保健品都吃,身子骨比以前棒多了。”

我心内生疑,打开电脑查找那位专家的讲座,专家的原话却是“管住嘴,迈开腿”。

妙计

骨科医生的一位病人总是记不住他叫什么,他想到一妙计,告诉病人好多次:“大娘你每天都吃饭吧,我姓范,你就叫我小范医生埃”

好多天后又见到该病人,“大娘还记得我吗”。

只听大娘喃喃自语:“吃饭的吃,你是小吃医生吧”。(编辑 辑)



我们现在谈论的“上海闲话”,主要是指上海市区个通用语言,是由上世纪二、三十年代至解放后逐渐形成个。但各郊区个语言,虽然基本都能听懂,但语调各有特点。在称谓上也影响了上海闲话。

上海人在称谓上有一个特别现象,就是有关母亲一方个称谓相对统一,如姆妈、外婆、阿姨、姨妈、娘舅、舅妈等,至多前面加个数字或大小,如小娘舅,尼舅妈,大姑妈等,很少有别个叫法。称呼父亲也仅有爹爹(dia dia)和阿爸,至于老爸,是近年来年轻人个专属。而称呼到祖父,叫法就多了:老爹、大大、阿爷(ya)、阿爹等,也有叫爷爷(ya ya)的,读音不同。祖母个叫法少些,就阿奶、恩奶、阿娘。在亲属方面,父亲的阿哥叫伯伯(念baba的平声)或大伯,弟弟叫爷叔。称姑姑为姑妈或娘娘(niang的第四声)这第四声很关键,不能弄错。爷叔、伯伯

上海人的称谓

个妻子叫婊娘。而姑父叫起来就乱了,勿大严格,叫姑父,叫伯伯、爷叔等各随习惯。

有趣的是,一般还内外有别,在自己家庭的圈子里,称呼上述长辈时往往会带上各自的名字,如舅舅名志良,就叫他“志良舅舅”。小姨乳名小芳,就称其“小芳阿姨”或“福伯伯”、“丽娟娘娘”等。而对外人介绍时则称谓“小娘舅”、“尼伯伯”、“三姑妈”,会将大小、第次介绍清楚。

上海人还有一种传统,把特别尊重个女性长辈会给予男性个称谓,如将老爹个姐妹,称作“公公”或“大大”,这应该是承传于老派家庭。

上海人为孩子取名时,有不少喜欢除了“大号”外,再取个小名(也称乳名),平时在家、在熟人间常以小名呼之。过去上海小团个小名受宁波人影响较多,有叫阿狗、阿毛个,据说是为了好养;也有叫得雅些,如敏敏、良良、萍萍等。以

前兄弟姐妹间比较规矩,小个称呼大个都带以小名。如“萍姐”、“阿敏哥哥”。而大称小,就直呼其名“小明”、“阿珍”之类。现在大多独生子女,即便在堂、表之间不论大小一概直呼其名了。

上海人少有“小舅子”、“大舅哥”个称谓,但要介绍到这层关系时,习惯统称为“舅老爷”。姐夫、妹夫、嫂子也仅作书面,一般生活中也就以弟弟、阿哥、阿姐相称,只是前面带上个大家认同个名称。

上海还有一个特别称谓——毛脚,外地人就弄勿清爽了,其实就是指尚未“转正”女婿,听上去不顺,其实没有贬义。

上海闲话里称谓个丰富,缘于上海人原本来自五湖四海,几代下来,走出家门都融入上海话的氛围,而回到家里,依然会承接以往家乡个习惯,这在称谓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
(顾顺麟) 趣说上海闲话



■《“逐利执法”》

近年来多地出现了交通违法“天量罚单”,某地高速的“电子警察”仅一年就累计抓拍交通违法行为超过18万宗。对此,公安部在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强调,严禁过度执法、逐利执法、粗暴执法,要规范合理设置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。

(鹏欣 戴继斌 图/文)